



喜迎新春 袁福洪 摄

春联上的时代印痕

□李岳秋

过年贴春联的习俗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到宋代已十分普遍。王安石名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生动勾勒出了当时贴春联的热闹景象。如今,贴春联依然是中国人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夜,人们清除掉大门上的旧春联,贴上崭新的大红新春联,室内屋外顿时被映得红艳鲜亮,一派喜庆吉祥的气氛洋溢全家,暖意浓浓。

春联的基本功能是贺岁祝福。它是时序更换的符号,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它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许与祈福愿望。春联也有文学性的一面,它可以抒发主人的志向意趣和心绪情感,还可表达对社会的感受或评价,从而记录下某些历史文化信息。由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状况,春联也往往镌刻着时代的印痕,折射出特定的社会生活形态。观照一下不同时代的春联,不谈久远的,仅抗战以来的,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国土沦陷、遍体鳞伤,百姓家园荡尽、妻离子散,饱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和侮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不畏强敌,万众一心奋起抗战,“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春节来临,

国人用春联鼓舞斗志,联曰:“驱逐倭奴,高擎火炬;复原中国,大放光明”,横批“还我河山”。这副春联读来铿锵有力、气吞山河,表达出中国人民驱逐日寇的坚强意志,深深烙上了抗战年代的印记。

浴血十四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人民期望重建家园,安居乐业。但蒋介石政权却发动内战,使百姓生活陷入困苦。其政策遭到社会各界广泛反对,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团结。春节来临,有人以隐晦的手法写下这样一副春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乍一看,许多人难解其意。其实奥秘是上下联均由基本数字构成,但上联缺了“一”,下联少了“十”,“一”谐音“衣”,“十”谐音“食”,上下联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横批“南北”二字都指代方位,但缺少了“东”和“西”两个方位,因此隐含“没有东西”的意思。不过,这里的“东西”却是指“物品”“物资”了!聪明的中国人用这样一副充满智慧的春联巧妙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的民生实况,也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慨和谴责,真是堪称巧联、妙联啊!

三年解放战争,人民取得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

儿女意气风发投身建设,开创国家发展新纪元,亿万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人们喜气洋洋过春节,在大门上贴出大红春联:“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春联,语言朴实,却洋溢着对党和领袖诚挚的感恩之情,曾经风靡了许多年。

“责任制架起幸福桥,自主权打通富裕路”——此联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当时,分田分地、包产到户的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农民拥有了种田的自主权。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美好的未来,生活有了奔头,此联便应运而生,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变化与农民的心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变迁日新月异,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人们的钱包逐渐鼓起来,生活愈发美好,心理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未来,人们怀揣着各自美好的期许,春联的内容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以下几类是最常见的:

放眼全局,歌颂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如:民安国泰逢盛世,风调雨顺颂华年。横批:国泰民安。

秉承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心态平和,祝福家庭和睦平安。如:和睦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横

批:福满家宁。

祈盼鸿运高照、事业发达、家庭兴旺。如: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兴。横批:喜气盈门。

有些春联则表达了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如:占天时地利人和,取九州四海财宝。横批:财源不断。又如:接福财源滚滚来,迎春鸿运纷纷到。横批:财源广进。选用这类春联的,以经商者居多,有的就贴在店铺的大门上。

还有一些春联在浅吟低唱间,飘逸出一种远离荣利、超然脱俗的气息,如:人随春意泰,年共晓云祥。这类春联既着眼于时令的更迭,又不失生命的元气,在散淡的气韵中浮漾出些许文人气息,读来清明舒爽。

这些春联,唯有在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年代方能绽放光彩。它们所折射出的,是当今太平盛世的社会图景,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景象。

一副春联,短短十余字,或儒雅温婉,或豪放壮烈;或婉转曲折,或率性直白。它可能是文人雅士的妙笔生花,也可能是寻常农夫的质朴心声,却都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与心愿。恰似一盏盏明亮的文化之灯,映照出各具特色的时代风貌,真是语短而意长啊!

· 谈 · 忆 ·

锅浴

□许铁军

临近春节总会想起儿时江南农村,年前洗锅浴的那些旧事。

儿时老家在锡南雪浪板桥俞巷,寒冬里能洗上一回热水澡,于我们而言,算得上是一次奢侈的享受。记忆里,俞巷有好几户人家备着冬日洗澡用的大铁锅——那锅浴的灶头是单眼的,用青砖砌成四方形,比寻常灶头矮些,多半倚着偏房下屋的墙角搭建。灶口旁会砌起一堵矮墙,将直径一米有余的生铁锅,藏在三面围合的凹处,既挡了寒风,也添了几分私密。灶边还搁着块稀罕物:直径几十厘米的圆形木块,整木凿成,一面平一面凸,乡人唤作“乌龟板”,是洗锅浴时的必备神器。

俞巷三家村的人都姓许,村里有间公共柴屋,唤作南屋,屋里的单眼灶上,就架着一口这样的大铁锅。儿时洗锅浴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村上的姑嫂们早早守在南屋灶台前,将一大锅凉水烧得热气腾腾,水温合适了,人便坐进锅里。水稍凉些,只需喊一声,姑嫂们便立刻添柴续火,让水温始终暖乎乎的那“乌龟板”更是巧妙,垫在身下,便能隔开烫身的锅壁,不用担心烫到屁股。

不换汤,是当年过年洗锅浴的老规矩,没人觉得不妥,反倒透着一股子质朴的暖意。“先男后女、先幼后长”,是约定俗成的顺序,长辈总要留到最后。三家村每年最后一个洗锅浴的,定是隔壁的小婆婆。“我最后一个洗,能收了全村人的精气神哩!”她洗完澡后朗声说笑的模样,我始终不曾忘记。

如今想来,全村男女老幼按着次序,共泡一口铁锅,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确是江南农村冬日里独有的沐浴方式。2008年,“尚湖锅浴”被列入常熟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藏着乡土温度的习俗,终究被郑重记下了。

盛行于苏南一带的锅浴,传说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江南属

国的将士行军打仗,冬日涉水苦寒,便寻来大锅烧水轮流沐浴,以此抵御寒冷并清洁身体。这法子慢慢流传到民间,成了乡人的过冬智慧。

在当年农村,锅浴不只是洗澡的方式,更是邻里间的社交纽带。没有锅浴设施的人家会来“乘汤”,但大多会自觉带上柴火,若是空着手来,便会被打趣为“撩白水”;主家烧好浴汤,常会让孩子去喊邻居来洗,这叫“喊落浴”;遇上婚嫁喜事,邻里也会带着足量燃料来“借锅”,主家应了,便是给足了脸面。更有意思的是,若是邻里间有了嫌隙,一方邀另一方来“乘汤”,或是主动“喊落浴”,往往就能冰释前嫌——锅热气腾腾的水,焐热了彼此的心。

这口大铁锅,可不只供冬日洗锅浴。平日里,全村的猪食都在这锅里烧制,到了过年,它更是村里最具烟火气的舞台——腊月宰猪,也离不开这口锅。猪放血后,众人合力将其抬进锅内准备烫猪毛,锅内水温全凭屠夫手感,通常控制在60℃—65℃,最高不超过70℃。屠夫站在锅边,从猪头开始,一勺勺热汤反复浇淋,以确保猪皮每一处都受热均匀。烫上几分钟,屠夫用尖刀在猪的一只后足跟部轻轻划开一个小口,随后双手捏住足部,朝着小口处用力吹气,猪身鼓起时立即用几根浸透水的稻草扎紧小口上部,以防漏气。接下来屠夫便操起铁刮子,从猪背往猪腹用力刨刮,先刮去大块猪毛,再用镊子细细拔除残留的细毛。褪净毛后,用清水一冲,猪皮变得白净光滑,众人便将猪抬出锅,架在南屋前预先搭好的木制三脚架上,由屠夫开始有条不紊地分割。

整个宰猪过程要耗上两三个钟头,既考屠夫的手艺,也靠邻里的搭手,是腊月里最热闹的民俗。如今规模化屠宰场遍地,传统的宰猪场景早已难觅,却也成了一代人心底最鲜活的年味记忆。而看宰猪,是当年农村孩子最盼望的乐事——那意味着,年,就快要来了。

· 食 · 话 ·

米炮糖

□言 东

春节的脚步慢慢临近,远在皖南老家的姐姐总是忘不了寄来一大堆米炮糖。浓浓的米香不仅将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再现,更让“奔六”的我重温深切的母子情深。

米炮糖,又叫炮子糖,是皖南农村过年时家家户户必备的纯手工糖果。它既是春节期间招待往来亲朋的佳品,又以精美的造型和甜蜜的口感,为节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小时候,母亲熬糖、打糖的场景,如同一幅温暖的画卷,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制作米炮糖,关键在于熬制优质的糖稀。传统做法以大麦为原料,利用麦芽中的酶将淀粉转化为糖。

熬糖用的原料多是自家田里收获的谷物,包括大麦、糯米或大米。我们家那片通常不种大麦,所以要去市集与人交换,当然小麦也行,但就不能确保做出口感特别好的糖稀了。

熬糖第一步是发麦芽,也就是将大麦浸泡在清水中,使其发芽。发芽过程中要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通常需要几天时间。待麦芽长至恰到好处,便将其晒干或烘干,备用。接着是蒸煮糯米或大米并进行发酵的环节,母亲每次都会用糯米来做。把浸泡了数小时的糯米入锅蒸熟,然后取出冷却至温热状态,再将晒干后磨碎的麦芽与糯米混合均匀,放入铁锅,加水不停搅拌,使其糖化发酵。这是一个体力活,往往要花费半天工夫才能完成。糖化好后,就用纱布将混合物包起来,两人合作用力挤拧。过滤出来的液体倒入大锅,先大火煮至沸腾,再用小火慢熬,蒸发水分,浓缩精华,这就是第三个步骤——

熬制糖稀,待形成棕黄色膏体就算大功告成了。

熬制好的糖稀是打米糖的“核心原料”。在打米糖前,母亲会把它放在高高的立柜最上层,孩子们轻易拿不到。如果真的嘴馋了,可以借助板凳够到它,偷偷尝上一口,甜甜的糖稀黏着牙齿,那滋味真叫人回味无穷。

接下来制作米炮糖的过程并不复杂,先制备炒米,就是把米煮成饭,再放太阳底下晒干,分离成米粒,这是饭坯。大锅烧热,倒入油砂子,其主要作用是帮助米粒在炒制过程中受热均匀,避免粘连或焦糊,同时使米粒膨胀成“米花”,提升米糖的酥脆口感。倒入饭坯,加点菜籽油,反复翻炒至米粒焦黄开花。这时,加入糖稀迅速翻拌均匀,取出放入定制的形状木框中,用滚轮来回滚动,压平压紧实后切片。讲究一点的,在成形之前加些切碎的姜丝,那就是姜糖;如果放一些熟花生米和芝麻,那就是花生芝麻糖。

山区盛产红薯,因此也有人家用红薯代替糯米来制备糖稀,这种糖稀的颜色要深一些,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米炮糖造型多变,除了最常见的方形,还有人家会将两个酒杯对扣起来将糖塑成纺锤形,当然也有搓成圆形的。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孩子们挨家挨户穿梭于村巷,收获各式各样的米炮糖,相互比较着,边走边吃边评论,别提多美了。这些米炮糖一直可以吃到早稻下田的季节。

日暮途远且远,游子悲故乡。年终岁尾,咀嚼着故乡的米炮糖,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来,对亲人的思念愈发深切,只盼早日重逢。

· 感 · 怀 ·

又到马年

□阳美法公

冬日的冷风掠过窗口,捎来几岁末的清冽。大寒之日,瑞雪纷纷扬扬,染白了无锡的山林,也让锡城的屋顶披上了银装——大雪兆丰年啊!这天琼芳,恰似为丙午马年铺就的祥瑞底色,祈新岁顺遂,四季安康。屈指算来,今之丙午,将是我人生第七个马年。岁月风霜染白鬓发,时间刻刀镌下额间纹路,却也过往的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那些与马年交织的记忆,宛如窖藏的米酒,在心底愈发醇厚绵长,愈品愈有滋味。

首个马年,是我生命的开端。这一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崇敬宪法、向往美好新生活的父母,为我取名“宪平”,他们朴素的心愿是:愿这属马的孩子,日后能像骏马般强健,更能牢记和追求宪法所倡导的公平正义。那年初夏清晨的阳光,一定也曾温柔地洒在我稚嫩的脸上,只是那时懵懂无知的小马驹,尚不知前路漫漫,会交织几多风雨、几多坦途。冥冥之中自有契合,此后几十年的职

业生涯,我始终围绕“宪法公平”奋力践行,竟恰好不负马年里父母的殷殷期许。

岁月如白驹过隙,回望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那是在四个马年轮回中的奋力驰骋。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到政法综治、行政监察系统,为了信仰中“宪法公平”的法治天地,我常以骏马自勉,“春风得意马蹄疾”是奋进途中的昂扬意气,“不待扬鞭自奋蹄”则是坚守岁月的执着初心。马的刚毅、热忱与笃行,仿佛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支撑着我在维护法治正义的道路上的一往无前,未曾有过半分懈怠。

难以忘怀的是第六个马年,它在时光的流转中悄然而至。一个甲子的轮回,我已到耳顺之年,人生亦迎来重要转折。那一年我从省级机关调回无锡市政协工作,有两件事至今历历在目,温暖如初。回锡前夕,我向已退休的老领导耕夫先生辞行,得知我属马,他取出一幅亲手绘制

的奔马图相赠。画作展开,图中骏马昂首疾驰,颇有悲鸿先生奔马的雄浑意气。先生复归画桌,提笔在马尾右侧添上几枝嫩绿柳条,与马尾勾勒的“0”字相映,恰好形成“2014”的斜向图样,巧合了年份;又在左上方题写“春来柳条青,年到马蹄脆”之句,并温和地叮嘱我,人生道路还长,当如春日奔马,永葆生机与朝气。而我的“老班老”,书法家振远先生则赠予我一幅装裱精美的书法作品,红底黑字书“老马识途”,笔锋遒劲,鲜活有力,既寄寓着我调回故里的祝福,也寄托了“常回来看看”的牵挂。时至今日,两位老领导的关怀与勉励,仍让我心怀感恩,暖意绵长。也是在这个马年,我有感于岁月更迭、人生渐老,写下《马年吾耳顺》一文并刊发于《无锡日报》,期许自己修炼耳顺之境,从此以耳顺之心接纳世事,从容前行。

如今,我跨入人生第七个马年,步入古稀之年。于我而言,如今最紧要